

元五方每日每勞兩頭報.1	例刊告廣	五角一月每費郵內國	分三售零價報
元二方每日每方五各後前鑄中.2		角五元四年半	角五元二月三
元二方每日每方五各後前鑄中.2		角九 月 一	元八年全
元二方每日每方五各後前鑄中.2	(幣國價實)		(幣國)

長指定回國。褚輔成、沈鈞儒，等十一人爲特種指定制案。

三月間，以國務院司法處，向法院提請改善司法官制，本案係政府方面而根據孔案而提出，三周參政員等遂提充實司法機構案，以上三案，經合議會通過，於第五次大會會議出第三審查委員會由議長兼任，主張促進臨時特別設三種委員，由議長指派法律專家審定，以昭慎重。當經決議由議長指定甄其律之意見，提出下次大會議討論，旋經該長指定回國。褚輔成、沈鈞儒，等十一人爲特種指定制案。

二兩次

經通

之建議

並限

時亦

案實施

處協助

瑞典派霍爾曼來華
協助我救護
英繼續捐款助
(中央社瑞典國京城電)

千箇鎊。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日哈瓦斯電) 據英斯斗自英傳，美衆院激烈辯論，派有航至代表團來美，接洽購機事宜，國會各議員，亦均表贊同之意。

性，又荷蘭政府
蘇聯海軍人
民衆委員會長
夫少將，當於日
海軍技術人員數
美國，對於蘇
國造船廠訂造
性，又荷蘭政府

知道這
機情獨
也更加
降音了
茫的一
的樹……
的，我那
的元旦

作靜觀」，安著，把乾草墊上蓋到頸部，顯出背向着那空床，把乾草蓋到頸部，顯出十分寂寞的樣子。谷川就是進門的第二張床，一便看得到出來。仰向著的臉孔面直是骸骨，比從前見面時似乎更加灰黑，更加瘦削了。那眼瞼從深黑的洞中，茫然望着天花板；一不，並不是在望著，只是毫無光彩，沉溺地倒著天花板張開下面。簡直不能相信地在呼吸着。在薄的雲被下面，降起瘦骨嶙峋的臉，就像把竹桿插了進去一樣……這些，在板壁上面包圍不大透光的房間裏面清潔的藥味中，漂蕩着幽暗的淒涼的情調。

(四十)

「那有什麼辦法呢。橫豎捉來的多是負重傷的，或者是病倒了。」

「抱歉得很。所長說很對不起您。今天決定派人去替死者訂做墓碑。」

「請放心吧。」

我抑壓着感動，寬慰了S先生。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總覺得所裏面的安葬被擾亂了。在異鄉死朋友，這何止在寂寞生活中引起很大的刺激。

「那末，……我們先走一步了。正好有口實——這麼說雖然不大好……用訂做墓碑的名義，把三船帶出來吧。」

S先生用平淡的差報口調回答說違命，可是還有什麼事情的樣子，在躊躇着。

「還有，那位……谷川君什麼時候會用一下呢？他很想見見先生……每次看到我總在他含淚的聲音催促着。」

是的。把谷川忘記了……老實說，並不是忘記了。我從歡迎會那晚以來，常常聽到他託人帶來的口信。可是，和他見面不愉快，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地拖延下去了。

「他的病怎樣呢？」

「呀……總是十分氣餒的樣子……簡直像小孩一樣。給我會一下吧。先生沒有道理不見我的，一定是大家從中搗鬼，立刻連床一起把我搬出去，……他說這樣的話。忽然又變個樣子，嘆起氣來！……爲什麼先生不來呢，啊，真是絕望了，他悲鳴起來了。」

我苦笑了。康先生作出奇怪的笑顏，詢問是不是那位同鄉先生。然後向表示詫異的劉先生說明，「所謂閩邦雄輩上沒有看到麼？」

「那末，稍爲看他一下吧。」

只我和S先生下病室去了。病室裏面五張床之中，只有右角的一張，爲

連載

和平村記

馮乃超譯

——俘虜收容所訪問記

「所長覺得非常痛心。就任以後，村民沒有過的事，……來得這麼巧，剛好在那們寫死。」

This i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from an old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irregular markings, possibly from foxing or handling over time. The page is framed by a dark border, which appears to be the inner edge of the book's binding or the edge of the scanner bed.

他的總隊長安賓堯先生，也是同教徒，陸軍大學畢業，安先生不但是總隊長，而還是這鐵的一羣教長，安先生

你們的父
妹；正盼義舉
身戰場！把敵
國！

★ ★